

悬疑志

揭开一切离奇故事的最后谜团!!!

MYSTERY AND THRILLERS

夜半尸语

主编 柳易 戚小双

最好看、最惊悚、最悬疑、
最离奇的短篇故事集

特·别·策·划

哈利·波特的魔法启示

西方魔法 **PK** 东方巫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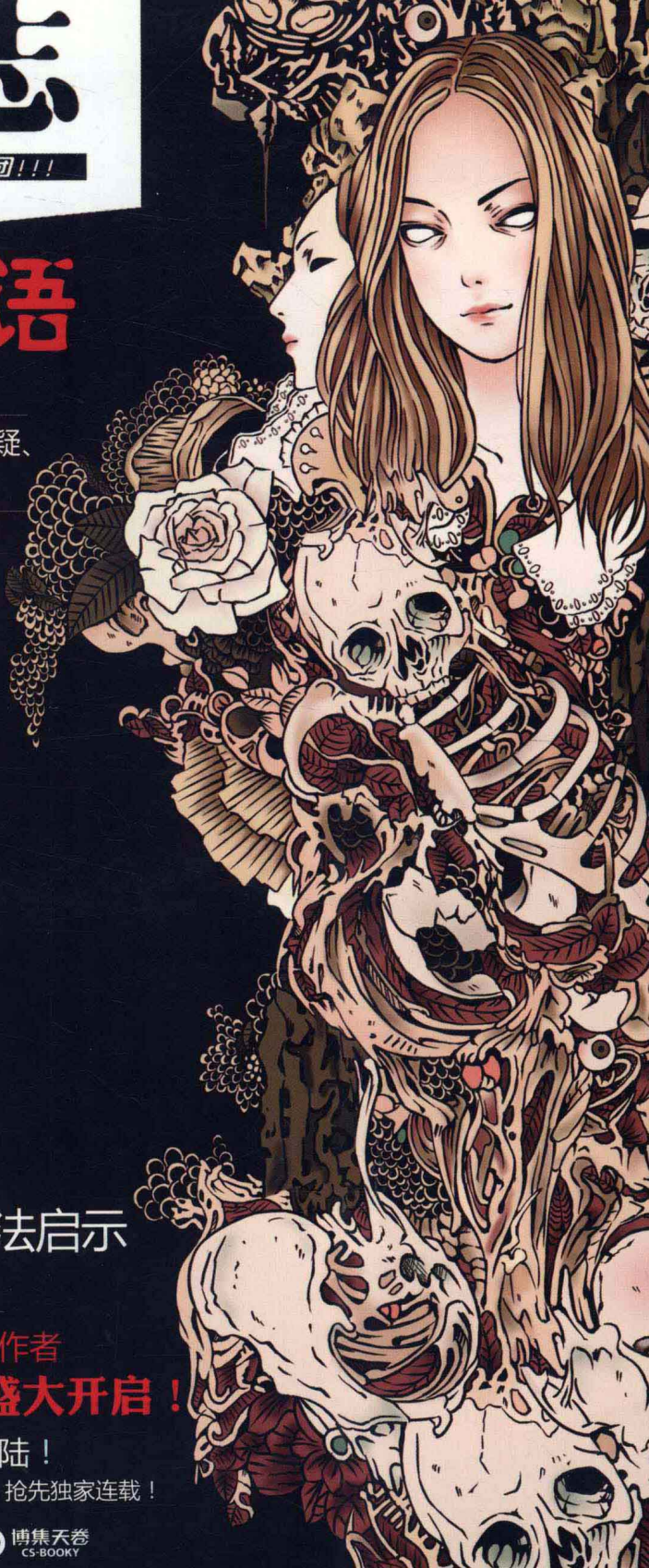
特邀嘉宾《藏地密码》作者
何马“微专栏”盛大开启!

惊悚小说馆狂暴登陆!

“求无欲《诡案组4》抢先独家连载!

文化艺术出版社
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



九月十五惶道日
夜半无人尸语时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悬疑志·夜半尸语 / 柳易, 戚小双主编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1.9

ISBN 978-7-5404-5088-5

I. ①悬… II. ①柳… ②戚… III. ①推理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65976号

上架建议: 文学·悬疑推理

悬疑志·夜半尸语

主 编: 柳 易 戚小双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丁丽丹 刘诗哲

监 制: 蔡明菲

封面设计: 利 锐

版式设计: 付 莉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字 数: 240千

印 张: 14

版 次: 2011年9月第1版

印 次: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5088-5

定 价: 15.00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84409925)

谜小说

暖床◎文 / 夜先生 004

莲生子◎文 / 不周 024

异故事讲堂

窥视◎文 / 青丘 044

异现场调查科: 猎杀◎文 / 君天 068

特别策划

哈利·波特的魔法启示◎整理 / 本刊编辑部 094

巫茶◎文 / 一枚糖果 102

杜鹃丸◎文 / 波西米鸭 110

地狱之门◎文 / 庄秦 116

情人果◎文 / 紫薇朱槿 124

校园尖叫

耳门◎文 / 花布 132

原创惊悚漫画

诡隙夜谈◎绘图 / 玉烟先生 146



台湾惊悚馆

鬼门寓◎文 / 路边摊 158

迷寓◎文 / 路边摊 168

灵异测试

万术同宗◎文 / 狂海龙少 174

微专栏

163个字符的恐怖故事◎文 / 何马等 176

黑段子加工厂

战栗童话系列◎文 / 白色七号 180

独家连载

《诡案组4》之卷十三 逐愿尸奴②◎文 / 求无欲 186

星罗盘 216

悬迷活动 217

悬迷原创 218

编读往来 222

之墓



我们是两个月之前搬进这间屋子的。

你们也知道，虫虫已经三岁了，我们原来那个小房子实在有点挤不开。

这间房子的房租，相对来说还算便宜。在一楼，带个小花园，花园里那么多的花花草草，想想就让人舒心不已。

房东人很好，很热情，原来房子里有很多旧家具都留了下来。

你们看，这镂空的圆桌，这些木椅子，还有墙上这一扇扇现在用来做装饰的门板，你摸摸这木头的质感，房东说，这些门板虽然颜色有些脱落，但都是从南方某个闭塞古朴的小镇上的一户人家买来的，据说至少也是清末的东西。

两个月前，搬来的第一天晚上，屋子里空荡荡的，只有我们的行李零零散散地堆放着。我跟老公坐在木椅子上，累得一动不动；那天晚上虫虫很早就睡了，我们偷了一下懒，只是随便下了一锅方便面，收拾出一张床，仅此而已，因为实在是太累，只想凑合吃点什么赶紧睡下。

就是在吃饭的时候，突然我听到屋子里某个角落发出了“嘎吱”的一声，很尖细，很幽深。当时只觉得饿，我也没在意，以为是错觉。

吃完饭，我跟老公谁都不想动，也不想说话，就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，屋子里很沉默，屋顶的灯光柔和。

“嘎吱——”

突然，又是一声。

清晰得好像一枚摁钉儿摁在我们的脑海中。

这是个无比幽静的小区，那天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，窗外早已漆黑一片，只有昏黄的路灯发着暗淡的光芒。我们之前从没有住过这么大的房子，“嘎吱”的声响在空气中骤响，然后像炸裂了一般，在墙壁上来回撞击。

我有些害怕，老公不是个迷信的人，他的第一反应是，是不是哪儿的门没有关好？于是，我们分头行动，把所有的屋门、窗户甚至连桌子、椅子、墙上装饰用的门板都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。

什么都完好无损。

就在我们刚刚坐定的时候，“嘎吱——”又是一声。

那一瞬间，我的头皮像被人用镊子揪起来一样，一身的鸡皮疙瘩，汗毛都竖起来了。

是开门的声音？

我们都这么觉得。

房子的隔音效果非常好，听不到任何楼上或者隔壁传来的走动、说话、撞击的声音，这声音也绝对不像从隔壁传来的，它就发生在我们的屋中。

难道是……我们俩同时望向了墙上那一块块古朴的门板，是啊，这屋里有好多的门，是曾经从一户人家的屋里硬拆下来的。

二

我跟老公听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正坐在小曼夫妇新家的客厅里。

他们夫妻俩搬新家已有两个多月了，一直说要请我跟老公来做客，但前段时间太忙，直到今日才得以成行。

我跟小曼是从小玩到大的死党，几乎是同时结婚，同时怀孕，又同时生子，真是说不清的缘分。

中午吃了顿美味之后，我的儿子丢丢与小曼的儿子虫虫都玩累了，呼呼地睡起

午觉；我们把他俩悄悄关在虫虫的小屋里，然后悠闲地坐下来开始聊天。小曼说她的老公小欧还在公司加班，我们一边等他，一边听小曼讲述她们两口子搬家之后的奇遇。

故事很长，屋外一直淅沥着小雨，噼里啪啦地落在院子里，我不经意地看了一眼，窗外的一棵老树上正开着一种陌生的白色小花，花瓣碎碎的，一片一片被雨水打落。

三

那天晚上，我们无法入睡。

这“嘎吱”声到底是从何而来？

那声响很清晰，很干脆，的确是开门的嘎吱声，是那种很老很旧的木头门才有可能发出的嘎吱声。

时间已经很晚，我跟小欧蜷缩在床上，竖着耳朵仔细听着。

那声响成了一种周而复始的折磨，每一声响过后，都是一阵死寂，我们提心吊胆地等待着，等待着下一声的出现，毫无规律，毫无征兆，时间一分一秒地消逝，心脏咚咚直跳，在你觉得可能不会再响的时候，那一声突然出现，干脆利落，毫不拖沓，心好像扑通地沉了一下，又瞬间提到嗓子眼，下一声什么时候来？

我说，我们不租了吧？毁约退房吧？

老公小欧不想。

这房子我们第一眼就看上了，到处都完美得无可挑剔，合同一下子就签了三年，房租直接交了一年的，房东说这房子永远不会卖，只要我们爱惜它，就绝对不会赶我们走。我们白天的时候还梦想着租十年甚至更长呢，怎么能说走就走。

我们几次三番去虫虫的小屋，这孩子始终在小床上睡得死死的。是不是我们自己的错觉？为何孩子没有任何反应？

或许是太累的缘故，我们终究还是睡着了。

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早晨六点多多了。

屋外的阳光很好，我们的四肢健全，家里没有任何意外，什么都没发生，不是吗？

我又仔仔细细地把屋子里各种木质的桌子、椅子，墙上的门板什么的全部检查了一遍，没有松动，没有声音；难道真是屋外的声音？是我们昨晚太紧张听错了声音的来源？

忙活着，我要送虫虫去幼儿园，一开门，楼梯口站着一个老太太，穿着青色的褂子和黑色的裤子以及一双绣着花边的布鞋。我之所以把她打量得这么仔细，是因为这身打扮太像电视剧里古代大宅门里的老妈子。

老太太回过头，冲我微微一笑，笑容非常慈祥，她说：“听说你们是新搬来的？”

我点点头，随口说：“对啊，大妈。”

“哦，我就住你们隔壁，有什么需要就说一声。”老太太继续说。

“谢谢您了，”听到这儿，我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，“对了，大妈昨晚您没听到什么响声吧？”

老太太有点吃惊地愣了一下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哦，没什么，”我赶紧说，“我儿子才三岁多，很闹腾，晚上不肯睡觉，又哭又闹，怕吵着您。”

老太太急忙说：“不碍事，不碍事，小孩子的声音一点都不闹心，听着很开心。”

我心里默默地一愣，昨晚虫虫压根没有醒过，我们只听到过嘎吱的响声，老太太真的听到了孩子的哭声？

见我无话可说，老太太转身回家了，她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，我看见她花白的头发后插着一支银色的发簪。

四

小曼喝了口水，接着说：“往后几天都是这样，白天我们都不在家，晚上就是孩子闹腾，什么都没发生，我们俩的神经也就慢慢地松弛下来了，唯一的一点是，我们

每天早上送虫虫去幼儿园的时候，总能在门口看到邻居那位和蔼的老太太。”

“呵呵，你应该在阳光下仔细端详端详，这老太太到底有没有影子。”我开玩笑地说，“鬼，你知道的……”

“我总是在楼门口见到她，那里压根没有阳光。”小曼很严肃地说。

“哦？”这多少出乎我的意料，于是我再次半开玩笑地说，“那你们应该看看她穿的衣服是不是每天都一样。”

“是啊是啊，”我老公在旁边笑着应和，“鬼也好，幽灵也好，脏东西都是不换衣服的。”

“衣服是换的，每天都有不同，只不过都是一样的老旧款式。”小曼表情依然很紧张。

我皱了皱眉头，没有说话。

“唯一不变的，”小曼吞咽了一口唾液，“是她头后的那支银色发簪。”

说着，小曼摸索着从脑后将一支银色的发簪抽出来，放在桌上，她的头发散散地落下，夹在脸颊两边。

我们看着这支古旧的发簪，上面刻着一行看不懂的铭文。

“就是这支。”小曼幽幽地说。

五

又过了几天，周末。

我们去了我爸妈家，晚上老爸很开心，小欧陪着他多喝了几杯，吃饭的时间有点长，虫虫已经睡着了。

我们打车回到家，安顿好虫虫，小家伙睡得呼呼的。说来也奇怪，这小家伙以前睡觉总是爱折腾，自从搬了新家，睡在房东留下的小木床后，却总是一睡不起。

洗漱完毕，我跟老公躺在床上，那“嘎吱”响声又来了。

不知道是不是酒精的缘故，这声音听起来格外刺耳，每次嘎吱的声音，都好像被擀面杖擀过一样，格外绵长疹人。

我冲下床，惊慌失措地打开了屋里所有的灯，把耳朵紧紧贴在墙壁上，到处听。

会不会是隔壁的老太太？她为什么穿得那么古朴？像个地道的南方人。她的口音为何那么奇怪？她为什么看我们孩子的眼神那么奇怪？她为什么只有一个人住？我问了一连串的问题，问得小欧哑口无言。

他不耐烦地跟我说，别胡思乱想，去看看虫虫睡得怎么样吧。

我悻悻地去了，没想到，一打开虫虫屋的灯，立刻惊呆了——虫虫依然睡得很香，可是露出一只小脚丫已经变成了绛紫色。

什么时候变的？

我完全没有印象，没有察觉，怎么会这样？把他放在床上给他脱小袜子的时候还不是这样的。

我们赶紧忙了起来，虫虫的体温正常，皮肤正常，呼吸正常，也不痛不痒，被我们叫醒时，只哼唧了几声就又睡着了。

要不要送医院？我们反复斟酌，觉得这么晚了，孩子也没什么别的反应，还是等到天亮吧。

我还是很惊慌，把虫虫从小床上抱起来，一直抱着他坐在客厅的沙发里，不停地抚摸着、打量着他绛紫色的小脚丫；虫虫依然睡得很香，一动也不动。

“嘎吱——”

突然，又是一声！

他妈的，他妈的！小欧突然疯了似的骂道。自从搬进这鬼屋子，自从有了这响声，我们的神经就绷得紧紧的。

可是，随着这声嘎吱声，虫虫猛然惊醒了，他的双眼呆滞，腿脚乱蹬，浑身抽搐着，身体越来越冷。我掀开被子一看，他的那两只小脚都已经变成了绛紫色，并且小腿上的颜色正在一点一点地变红、变紫、变黑。

我赶紧给他裹上小被子，甚至脱光自己的衣服，把他紧紧搂在怀中；虫虫像个冰

块似的，凉得我浑身哆嗦；这孩子的嘴唇开始变紫，哭声却一声高过一声。

我完全崩溃了，只知道抱着他哭，小欧不知所措地站着，茫然地看着墙上所有的门板。

也就在这个时候，屋里的固定电话响了。

这固定电话是房东留下的，说先保留着，可能会对我们有用处。

午夜十二点，电话铃响。

我多少受了一惊，诚惶诚恐地接了起来，里面有点刺刺啦啦的响动，然后是一个老太太的声音：“为什么，咳咳，今晚孩子的哭声这么奇怪？”

我惊讶着，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老太太的声音继续着：“孩子是不是离开了他的小床？”

我依然哑口无言。

顿了顿，老太太仿佛认为沉默就是肯定的回答，她有些气急败坏地说：“孩子在天黑之后是不能离开他的小床的，这是规矩，你难道不知道孩子小床的床板也是一扇门？”

“嘎吱——”

六

说到这里，小曼的眼泪已经开始在眼眶中打转。

客厅里的固定电话突然响起，吓了我们一跳。

小曼忍住了泪水，接了起来，能勉强听到好像是个老太太的声音，但听不真切；只听到小曼断断续续地说着：“妈……你们进来吧，我朋友在这儿呢……不进来了？没关系啊……那好吧，你等等，我给你们送出去……”

扣下电话后，小曼冲着我们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妈在外面等着呢，要我把虫虫穿小的衣服送给她，她拿回去送人……怎么叫都叫不进来，怕打扰我们……”

我微笑着表示理解。

小曼拿起桌上的发簪，重新插好头发，起身，走进了虫虫的小屋。

我跟老公坐着，继续喝着小曼给我们泡的茶，老公仔细打量着墙上挂的每一块门板，他皱着眉头，表示看不出任何端倪。

时间过得很慢，我抬头看了看表，不禁嘟囔了一句：“丢丢今天睡得这么乖？一点声音都没有。”

老公也是一愣，我们刚站起身，准备去看看，就看到小曼提着一个大旅行包，从小屋里走出来，她轻轻地关上门，冲我们微微一笑：“都睡着呢，睡得很香很香，估计还要等会儿才会醒。”

说罢，她就朝门外走去。

我有些恍惚，总觉得小曼的神色有点不大对劲，愣神的工夫，她已经走出屋外，并随手关上了屋门；偌大的屋子空荡荡的，那声关门的声响好像久久不肯散去，啪啪啪……门关上了，我脑海中没来由出现了这么一句话：“有些门关上了，就打不开了。”

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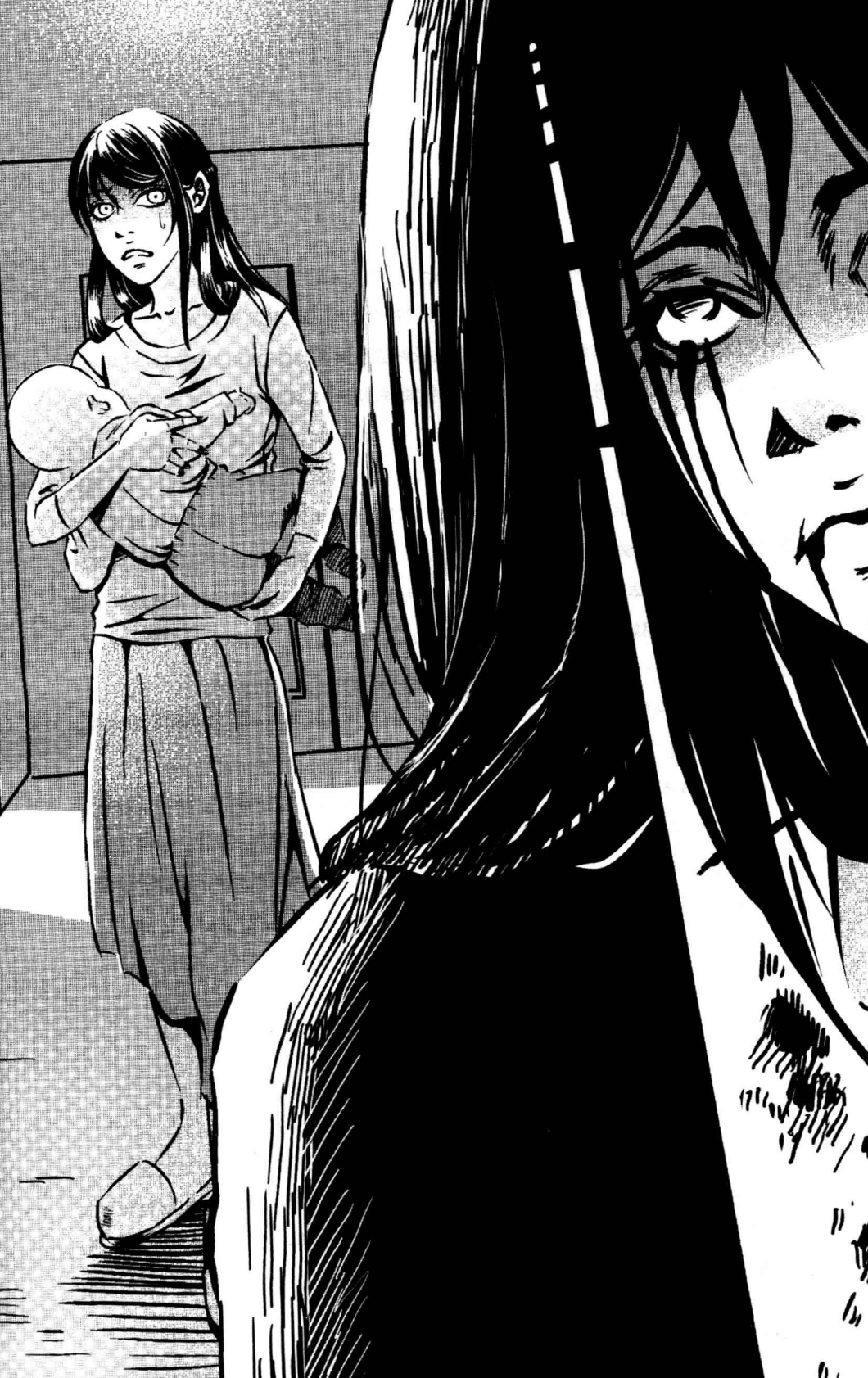
想到这里，我心一紧，冲到了大门口，一摸门把，赫然发现屋门被锁住了！我不由惊呼出声道：“我们被锁在这个房子里了！”

“怎么可能？”老公完全不相信我的话，“小曼为什么要将我们锁在这里啊？！”

我觉得事情有点不妙，心里牵挂着儿子丢丢，于是赶紧跑到虫虫的房门前，结果发现房门也被紧锁了，怎么推也推不开，我疯狂地拍着虫虫房间的小门，这该死的门怎么这么结实？该死的！该死的！

而小房间里，没有丝毫声音，我们的儿子丢丢怎么了？他还在不在？他怎么一点声响都没有？

小曼他们究竟做了什么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

丢丢……丢丢！

我跟老公心痛如刀割一般，我疯了似的拍打着窗户，朝窗外叫喊，小曼才刚出门，她不会走远，她应该能听见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？可是，这个歹毒的女人没有回来；老公到处翻腾着抽屉、柜子，渴望找出钥匙、斧子之类的东西，好打开丢丢的房门。

可是什么都没有，小曼什么都没给我们留下。

这个女人到底想干什么？！对丢丢做了什么？他为什么会如此安静？难道连我们的声音都听不到？或者，他早已不在了？

“丢丢……丢丢……呜呜……”我哭着朝门里喊着，我希望这个三岁的孩子如果还在的话，听到妈妈的喊声，能回应一声，让妈妈放心。

可是没有。

老公已经快要绝望了，他咬着牙一次次撞向小屋的门，一次次用脚狠狠地踹，可是那扇门却像铜筋铁骨般坚不可摧。

而我们看不到的另一头，小曼拖着行李箱快速走上路边停着的一辆车，她在痛哭，哭得泪水决堤，在车飞快地开走之后，她缓缓地拉开行李箱，拨开上面覆盖的几件小衣服，箱子里蜷缩着一个浑身赤裸、双脚上沾着黑色脓血的男孩，这孩子傻傻地盯着小曼，良久，他喃喃地叫了一声：

“妈妈。”

八

先前，虫虫的房间里。

小曼一进门，就用脊梁紧紧堵着房门，双手死死地捂着嘴，哗哗地流着眼泪。

虫虫跟丢丢，这两个只有三岁大的孩子，此时像中了邪一样，呆呆地瞪着大眼睛，躺在木质小床上一动不动。

小曼稳定了一下情绪，走到小床边，拔下头后的银色发簪，她脱下虫虫脚上的袜子，抬起那两只已经变黑的小脚丫，用发簪在脚底戳了两个梅花形的创口，顿时黑色的浓血喷涌而出。孩子因为疼痛扭动的双脚让她心疼得将发簪掉落在床上，小曼轻轻地抚弄着两个娃娃的头颅，抚弄着他们头上软软的毛发，如此半晌之后，她似乎下定了什么决心，狠狠咬着牙，扭动着孩子们的头，让他们面对面，让他们嘴对嘴地接触到一起，娃娃们始终没有哭，也没有叫，像两个玩偶一样，任由小曼摆布。

在嘴对嘴地亲上之后，虫虫的眼珠开始泛白，他像中魔一样地亲着丢丢，两条小腿不停地抽搐着；丢丢则没有任何反应，被动地接受着。如此亲吻了一会儿，虫虫突然剧烈颤抖了一下，随即停止了亲吻，他的创口，说来也奇怪，赫然也停止了流血，那两只小脚丫神奇地恢复了原来的肉色。

此时的丢丢依然老实地躺着，像个正常的孩子一样，虫虫在他的脸上咬出了数条血痕，可是他却丝毫没感到疼。

小曼的双腿几乎瘫软，她怜惜地抚摸着丢丢的头发，眼泪不断地掉在这个可怜孩子的脸上，不过很快她的表情就幻化成了冷酷，她抱起自己的儿子虫虫，将他的衣服剥光，开始来回翻转着虫虫的身子，似乎在检查着什么，确定没事后，她打开准备好的行李箱，将虫虫放了进去，又胡乱在上面放上几件衣服。

然后，她捡起那支带血的发簪，随意盘了一下头发，咬着牙关上行李箱，拖出小房间，不敢多看一眼床上的丢丢。

九

我跟老公绝望地站在客厅里，我们的手机、钱包都被该死的小曼早早藏进了她儿子的小屋。

我拿起客厅的固定电话，却发现电话压根无法拨出，连110、120也不行，这个贱女人编了一堆谎言来欺骗我们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

老公挨个屋、挨个抽屉地寻找一切可能使用的工具，一无所获，换句话说，这个所谓的家，除了桌子上那些花里胡哨的摆设和几个锅碗瓢盆之外，什么都没有，小曼跟我们说，由于她这两个月太忙，几乎没怎么整理，只是简单地收拾了一下，原来是她早就想离开。

我趴在小屋的门边，哭个不停。

老公像疯子一般冲进客厅，将墙上挂着的一块块门板大卸八块。

屋子里发出哐哐的巨响，门板被狠狠地摔在地上，我跑过去大叫着制止他，告诉他这么做除了制造出噪声之外，毫无用处，却马上跟他一起，愣在客厅里。

我们没有想到，客厅的墙上居然还有一扇门——一扇同样古旧的门——没有把手，没有锁，光秃秃的，什么都没有。

“嘎吱——”

突然门朝墙里打开了，黑洞洞的，只有微弱的光。

墙的内部，站着一个老太太。

“咳咳……”

她轻轻咳了两声，颤巍巍地从墙里走出来，老太太穿着一件蓝布褂子，下身是一条黑色裤子，脚下则是一双很旧的布鞋。

“闹够了？”她的第一个问题，就把我们问傻了。

“每个亲生父母都不容易，不是吗？”老太太白了我们一眼。

“快开开门，快开开门，求求你了……呜呜……”我哽咽着恳求她。

“孩子没事的。”老太太微微犹豫了一下，从怀里掏出一把钥匙，打开了虫虫的房门。

门一开，我就急忙冲了进去——看到儿子丢丢躺在小床上，床尾处多了一摊黑色的血污；我用力地将丢丢拖离小床，抱在怀中，但就在这一瞬间，他突然哇哇地哭了起来，我检查着他的身体，上上下下，仔仔细细，除了小脸上的咬痕，再没什么特别。

“乖儿子，乖儿子，妈妈再也不会把你丢下了。”我紧紧抱着他，不停地重复着。

“呵呵。”老太太慈祥地笑了笑，“如果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，祝你们在这里住